

古驿因大运会而生辉

□傅全章



东安湖体育公园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提供

成熟的稻谷不见收割，一串串黄澄澄的稻谷全给纷至沓来的麻雀享用了！麻雀在其间飞上飞下，啄食没打农药的环保食品，那个乐呵，连人都羡慕！入夜，蛙声阵阵，儿童游乐处总是老少同乐，笑语声喧。

出街往南百米许，天立广场的坝子宽敞整洁，坝中栽植的全是成都市树——高大雄伟的银杏树。跳舞的，逗小孩玩的，溜达的，入夜就热闹非凡。

天立广场过马路，是向南向西两条大型的绿化步道，各种树木像一条绿色的长龙绵延伸向远处，是人们集中散步、跳舞、打乒乓、打羽毛球等的好去处。

从东到西的驿马河公园一期、二期，特别是大运会主场馆的东安湖体育公园都已开放，这些地方场地开阔，设施完备，名木嘉卉，花草

繁茂，湖水碧波荡漾，鸟儿翻飞鸣唱，更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我们时常前往。

那个“三三三”长的老街，已经拓展为北京路、南京路、驿都大道、航天大道、车城大道；已经建成皇冠国际、东麓驿境、御岭春天、东山国际、玺印上院、锦上城、艺锦湾、金龙美景、龙府花园、怡和新城等太多的家比一家优美的住宅小区；已经拥有吾悦广场、万达广场、东方华大广场、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购物中心……那个当年只有7000多居民却还有人想离开的地方，如今已经往上30多万人口，成了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专门为迎接大运会修建的东安湖体育公园的标志性建筑东安阁，是我国首座新建铜阁，主体内钢外铜，瓦、脊、柱、枋则全用紫铜

造成，碧瓦朱甍，飞阁流丹，厚重壮美，气势恢宏。

早晨，登东安阁东望龙泉山旭日从山边冉冉升起，朝霞似烂漫的青春火花光芒四射；莽莽群山从宿雾中慢慢醒来，苍茫悠远，生机勃勃！正午天朗气清之时，西眺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句中的雪山万道霞光！金乌西坠之时，晚霞的余晖红满天际，最能催生吟诵“夕阳无限好”的最佳心绪！

我站在东安阁上，登高望远，在碧水蓝天的映照之下，远望四周生意盎然，作为一个地道的龙泉人，最容易感慨丛生，浮想联翩，思绪万千。想脚下这片土地，诞生了威震海陆丰的红二师师长董朗；想刘伯承元帅曾在龙泉山中取得柳沟铺大捷的往事；想在古驿龙泉驿打响四川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夏之

时；想龙泉驿街上隆重欢送抗日志士，后来英勇殉职被追赠为将军的抗日英雄张雅韵的热烈场面；想附近龙泉山中唐明皇曾经赐名的长松寺的千年银杏树和挂锡寺中曾与蜀中司马相如、李白、苏东坡名声不相上下的马祖道一，他主张道不用修，有一颗平常心就最好；想隐居在龙泉山中的大隐士朱桃椎劝谕朋友看轻名利的著名诗篇《茅茨赋》；想在这里当过县尉的唐代三朝宰相段文昌手植松树的往事；想刘备的儿子刘禅到湖侧的洛带古镇玩耍玉带落井的传说；想有“龙泉水蜜桃之父”之称的晋希天一生钟情水果园艺，为龙泉发展奠定基础的奉献；想龙泉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从省市的龙尾变龙头，从纯农业区变为观光的旅游胜地再变为车城，进入全国百强区的华丽转身；想厚重的人文历史和金龙腾飞的发展促使大运会场馆及东安湖在这里诞生，使得这里的阁、这里的水都有了不一样的内涵，更相信通过大运会的洗礼，这里的铜阁会更加壮丽、湖水更湛蓝……

龙泉驿，这个在唐宋时代建立过东阳县、灵池县、灵泉县的地方，这个成都到重庆千里古驿道上成都出东门的首驿，如今是全国有名的桃乡和车城，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是今年7月28日至8月8日举行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场馆的地方，世界各国的学生运动健儿将在这一展英姿！住在这里的我，能不高兴和自豪吗？！

几年前为了宣传家乡，我写了一本《桃乡情思》书，今年又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东阳流韵》。这两本书现在都已置放在大运会场馆里，让它与我一同见证大运会的英姿，一同见证古驿的辉煌！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3年7月11日

星期二

诗歌

致府河

□马驹

府河

白天，府河被汽车的轰鸣碾压得无声无息
如果没有光的折射
你会无视它一河的清静

夜里，一切归于平静，它开始跟你说话
那声音让你听得真切，格外迷人

月亮被它迷住，坠入河心
星星也在它的柔波里变得多情

那些栖息岸边的鸟儿
用喙在梦里啄食水珠
用府河的水清洗噪音

如果那梦够美、够深
在薄雾笼罩的朝晨
青翠欲滴的鸟鸣，会淹没府河的黎明



望江楼一线(加色照片)。摄于1928年

府河辞

府河水浅，不走船
涨水也不走

端午，有人来放纸船
可能是府河从未走过船
放船人的视线刚离开河面看向远处
纸船就被浪头打翻

放船人惴惴不安，即刻双手合十
低声呢喃
说了些什么，府河也没听见

府河谣

府河很浅，浅到能站立一群白鹭

浪花跟白鹭一样白，都像
雪山上飘来的一坨雪
漩涡卷着落叶，像白云般丝滑，又像蓑羽鹤般敏捷
星星掉进去，谁说那不是两岸的万家灯火
青蛙鼓起腮帮子的叫声
仿佛是在叫唤
我的童年

府河颂

已分不清，哪一滴是雪片化成的水
哪一滴是松针落下的露

一河的璀璨，让雪山俯身
成为缠绕天府的锦缎

过去漂木、漂牛、漂猪
现在，夜里漂星星，白天
漂浪花和白鹭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名城

成都龙泉驿是我的家乡，是我养我的地方；是我奉献青春和儿孙的地方；是花果满山的地方；是平均每天都能生产出3000多辆汽车的地方；是即将举办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主场馆之地！

一个古驿站，蝶变成大都市的市区，不是亲眼见者难以相信的！

记得20世纪70年代，我从教师调到党政机关工作，那时的龙泉驿，场镇居民只有7000多人，只有一条“三三三”长的老街，街两边还有很多吊脚楼。

这里虽然是成都市龙泉驿区的首府所在地，却没有公园。老街上的人们吃了晚饭，就只能到从街上到山边宝狮口水库的一条碎石公路上散步。

最近十年来，党的关注民生、关心老百姓福祉的精神落到了实处，人们休闲的去处可多了。我下楼出街往东，不到一百米，就是一处小型休闲场所：高大的银杏树下，好多条靠树安放的整洁有靠背的长条坐凳，每天的白天和晚上都有不少人在这里休息。这里处于两条街路的交会处，也是风口处，炎炎夏日，坐在这里拉家常，享受习习凉风。

再往北百十米，中国银行门前的坝子里，高大的树木下，有花台和花台周围可供人坐的台沿；宽大的坝子每晚都有人在这里跳舞，气氛活跃。斑马线一过，对侧又是一处小型休息处所：数株高大的绿叶树下，几处青石制成的自然形态的石桌石凳，坐在那里，聆听着旁边从假山上流淌入池的潺潺水声，注目着地上萋萋芳草，静静地乐享着那份清凉和清静。

再往北走一两百米，是龙泉有名的奶牛广场：绿荫蔽日，柳丝飘摇，池塘中红鲤漫游；池旁，专门辟有一处稻田，每年都要栽上秧苗，但

生活

天浴

□潘鸣

黄昏时分，我与朋友在旌湖东岸一浮馆小酌。微醺，握手道别。迈着略微绵软步子，穿绕湖滨绿茵花园，拾级而上，登上沱江桥。向西跨越这座石刻长桥，再折岸上行，不远处即是居家楼院。

时令正值初夏，此刻天空有些异象。已过了傍晚8点，橙红的日轮仍然黏在西边山峦不肯沉坠，扇幅状夕光反射过来，天色似乎比早一个时辰更加灼亮，呈现一种决绝的辉煌。而北面，浓稠的乌云正如巨型蘑菇蓬勃隆起，转瞬就吞噬了多半天空，积雨云团步步紧逼，以所向披靡的态势包抄碾压过来。天边，云层深处，隐有光焰倏尔一闪。

落雨了！起先是稀疏的筛漏，转眼密匝起来，干燥的地面迅速洒开斑驳水墨。桥路上步行和骑车的人，显然都对突如其来雨的变化没有防备。“大雨来啦，大雨来啦！”人们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纷纷以外衣、挎包或其他随手之物胡乱遮挡，嘴里发出含义不明的喃喃声，向大桥两端夺路狂奔。

我用双手护头，条件反射地跟着别人奔突。才踉跄百来步，已是气喘吁吁，双腿滞重如灌了铅。狼狽之际，猛然转念：这是何苦呢！不就是淋一场不期而遇的雨水么。衣服浇湿了回家换一套，鞋窝里灌了水倒出来晾干，毛发肌肤受了凉浴缸里热脚泡泡发点汗，有啥大不了呢。这么一想，人就松弛下来，不再企图逃避，步履重回优哉游哉的节奏，在雨幕中特立独行。

雷电仍然在遥远处敲着边鼓，一场骤雨却蔚然大成。眯缝眼脸仰面看天，乌云絮絮已不成朵，天地一团混沌。雨线起初是清晰的斜织，如密集的箭簇四下弹射，激起路面千朵晶亮火花；平静的湖水被撩出一圈圈涟漪，像有无数留声机唱片在摇曳旋转。继而，劲风平地掠起，雨水的线条随之曲扭、凌乱、互为纠缠，千丝万缕再也理不清。先前喧嚣的市声陷入啞哑，四面八方唯有风雨的交响匍匐环绕。

我一步步在雨中穿行，开始还觉着湿衣裹体的不自在，但这很快就被丰富奇妙的感受所取代。周遭一派纯粹的烟雨迷蒙，日常咫尺可见可闻的挤擦、嘈杂、艳媚、纷争纠葛、眼花缭乱，一时都通通消匿。大桥上伶仃的我，浑身上下里外全被浇透，仿佛成了茫茫世界一枚赤子，蒙受着浩

浩天水的沐浴。来自云空的甘霖，替我洗濯肌肤上沾染的浮尘，也清洗心灵上附着的蒙垢。往日郁积的这样那样的小纠结小挂碍，那一刻悄然清空，内心溢满欢愉与安宁。身子一点一点失重，整个人感觉有一种身心完全打开的通透，一种濒临融化的奇妙体验。

身为凡夫俗子，自己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纵情于与大自然的耳鬓厮磨了？一轮又一轮春夏秋冬，我与很多人一样，越来越忌惮与天象和物候坦诚相向，越来越疏远粗朴旷放的生活行举，越来越不肯承受来自大自然的各种磨砺。亘古时间长河里，先祖们依顺天时地势，遵从四时更迭，与芸芸众生坦诚相待，共戴同一时空，毫无芥蒂地融入天地大化的怀抱。随着星移斗转，上苍赋予人类的野逸天性和粗犷坚韧的遗传基因，被今人在进化变异中摒弃殆尽。就连当年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原野垄上赤脚奔走、餐风饮露的劳作和风雨兼程的忙碌，也随着时过境迁，被尘封为不堪回首的灰暗旧事。如今，托现代科技的福，我们业已习惯用自动伞篷和化学胶衣抵御雨滴的亲昵，用涤纶面纱反光滤镜和化合防晒霜拒绝阳光的抚慰，用固若金汤的新建材屋宇和智能恒温设备阻隔风霜雨雪的一次次拥抱与摩挲。我们不再甘愿耗费脚力积跬步以跋山涉水，一动身，就是汽车火车飞机邮轮。我们生活得越来越娇贵、慵懒、轻松、怡然。我们以大千世界生物链的顶端者骄傲，卓尔不群，睥睨众生。

与大自然的旷日疏离，沉溺于过度的养尊处优，却让我们的心灵和骨头越来越经不起自然外力的叩击和丛林法则的挑战，我们的颓废与懦弱一天一天潜滋暗长，适应自然、抵御灾厄的内能能量一点一点萎缩衰减。如今，我们的软肋显而易见：动辄就是皮肤过敏、消化不良、伤风感冒、神经衰弱、精神崩溃……某种无声无形的病毒突然降临，易如反掌就把亿万人抛入灾难的漩涡，苦苦挣扎，无尽惶惑……

滂沱大雨，来得猛也去得快。不知不觉间，云开雾散，气势恢宏的变天，如一场“快闪”戛然而止。天穹推开厚重的幕帘，空灵而幽深。太阳终于西沉，一抹暗红云霞余韵袅袅，几粒缥缈的星子如萤火闪烁。

往事

泥壁沱的枪声

□孙贻荪



成渝铁路施工现场一角 据中新社

1950年6月16日黎明，嘹亮的军号从山城浮图关飞出，震落天际睡眼惺忪的星星。我们列队于关隘崎岖路上，向山城敬了个军礼，转身向工地进发。“开路先锋”大旗在晨风中猎猎，它是昨天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大会上，贺龙司令员授予我们军工筑路总队的。此刻由淮海战役战斗英雄张连长扛着。我紧随其后。

沿途百姓看见我们这支部队有点惊奇，右肩上扛着枪，左肩上还扛着铁锅，有的还挑着装泥巴的箩筐……听说是去修铁路，大人小孩高兴得拍巴掌。烈日下，军装被汗水浸透，老乡用水桶送来老荫茶，用缸钵盛来冷苞谷稀饭。老荫茶我们领情了，朝送苞谷稀饭主人连连摆手，谢谢！部队有纪律，不准吃老百姓的东西！想不到2000多年前孟子梦寐以求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场景，今日得以实现，让我难忘。

我跟随的这支筑路先遣部队，是二野战军的精锐之师。许多战士身上有挺进大别山拼刺刀的血痕，有淮海战场肉搏的伤痕。他们对我这个刚出军大校门的“学生兵”颇为关照。烈日当头，树荫下短暂歇息。张连长把肩上的旗帜往地上一插，急忙跑来找我：孙参谋，这几瓣大蒜给你。昨晚会餐找炊事班要的。再往前进入山区没有人家，口渴了只有用嘴巴接山沟

的流水，水不干净，嚼几瓣大蒜，免得拉肚子。我打了个立正：谢谢张连长！

部队抵达江津对面中渡街码头，我有些疲惫。刚打算解开背包伸下腰杆，总队参谋长派通信员来喊我去他那里。他是师级干部，我是小小排级见习参谋（见习期两个月），他见到我不拿身份，开头一句话就缩短了他和我的距离：是我找你们军大刘政委把你要来的。我和他是延安抗大同学，我要他帮我选个能独立执行任务的参谋，他说你合适。他一边夸你，一边又有些舍不得！我怕他变卦，忙对他说就孙贻荪。定了！

接着他给我布置具体任务：你分配到直属二团，马上和张连长去沿线架电话线，任务十分紧急！电话不通，就无法和军区首长联系。据侦察连报告，这一带时有土匪出没。成渝铁路动工，他们会伺机捣乱。你是学军事的，随时多留个心眼。

架线分成小分队进行。我和张连长这个小分队，连同炊事员50来号人，驻扎在长江边一个叫泥壁沱的村落，这里十来户人家，背靠大山，面临长江。架线的第四天也是最后一天，一清早张连长和我商量：今天全线贯通，又是端午节，祭往地上一插，急忙跑来找我：孙参谋，这几瓣大蒜给你。昨晚会餐找炊事班要的。再往前进入山区没有人家，口渴了只有用嘴巴接山沟